

绝代的张扬

民国文坛

新女性

○

杨里昂 彭国梁 编

· 民国春秋 ·
· 文丛 ·



绝代的张扬

民国文坛

新女性

杨里昂 彭国梁 编

· 民国
· 春秋
· 文丛 ·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代的张扬：民国文坛新女性 / 杨里昂，彭国梁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218-10911-4

I. ①绝… II. ①杨… ②彭… III. ①女作家—生平
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5377 号

JUEDAI DE ZHANGYANG: MINGUO WENTAN XIN NUXING

绝代的张扬：民国文坛新女性

杨里昂 彭国梁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 划：肖风华 向继东
责任编辑：陈泽航 罗丹
封面设计：周伟伟
责任技编：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240千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目 录

- 吕碧城 到过吕碧城寓所 郑逸梅 / 2
女词人吕碧城和我 苏雪林 / 4
- 陈衡哲 莎菲《小雨点》序 胡适 / 8
- 白 薇 黄白薇 谢冰莹 / 14
四个女作家·白薇 赵景深 / 18
- 袁昌英 记袁昌英女士 苏雪林 / 22
- 方令孺 方令孺其人 梁实秋 / 28
- 庐 隐 黄庐隐女士 温源宁 / 34
悼庐隐 谢冰莹 / 36
庐隐的故事——《庐隐自传》代序 邵洵美 / 41
关于庐隐女士 四郎 / 46
- 苏雪林 苏雪林和她的创作 赵景深 / 54
苏雪林的词藻 梦园 / 60

- 记抗战中的苏雪林教授 孙耕 / 66
- 毛彦文 毛彦文 曹聚仁 / 72
- 冰 心 忆冰心 梁实秋 / 76
- 凌叔华 凌叔华女士的画 苏雪林 / 82
凌叔华的几封信 周作人 / 85
- 冯沅君 几个女作家的作品（节录） 苏雪林 / 92
- 石评梅 悼评梅先生 李健吾 / 96
石评梅略传 庐隐 / 103
- 陆小曼 失去徐志摩的陆小曼 赵清阁 / 114
陆小曼——浪漫孤寂人生 王映霞 / 119
- 罗 淑 纪念友人世弥 巴金 / 132
关于罗淑 黎烈文 / 136
-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作 李健吾 / 142
- 丁 玲 女作家丁玲 茅盾 / 148
我们的朋友丁玲 蓬子 / 153
- 张近芬 CF女士 赵景深 / 180
- 谢冰莹 冰莹《从军日记》序 林语堂 / 184
蹉跎岁月记冰莹 严怪愚 / 187
- 关 露 为了忘却的纪念——“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一位中国女作家关露
[日]岸阳子 / 194
- 罗 洪 罗洪 赵景深 / 214

- 萧 红
忆萧红 罗荪 / 218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 223
在西安 聂绀弩 / 228
- 凤 子
四个女作家·凤子 赵景深 / 236
- 王 莹
再见王莹 郁达夫 / 240
- 苏 青
谈谈苏青 胡兰成 / 244
我看苏青 张爱玲 / 249
- 张爱玲
记张爱玲 汪宏声 / 266
我的姊妹——张爱玲 张子静 / 274
记张爱玲 潘柳黛 / 277
写在《紫罗兰》前头 周瘦鹃 / 282
- 梅 娘
中国文学鳞爪——关于梅娘 [日]釜屋修 / 288
未曾忘记的 柳青 / 292
- 施济美
闲话小姐作家 陶岚影 / 300
- 编后记 / 306

吕碧城



吕碧城（1883—1943年）原名贤锡，安徽旌德人，5岁能诗，7岁能作巨幅山水画。20岁后任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监督。1920年赴美国圣德比亚大学旁听，专修文学。后遍游英、法、意、瑞士诸国。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吕碧城擅填词，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佛教，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到过吕碧城寓所

郑逸梅*

吕碧城是我国的女文豪，可惜在抗战时期牺牲了，虽不是日本人杀死的，但因日本人的侵略，逃亡流离，间接死于日本人之手，这是无可讳言。她生平最恶日本人，有一次，她从加拿大附船返华，道出横滨，一日本少年慕她文名，殷勤致意，并出一名刺，详注住址，谆谆以别旨通信为请，碧城旋即投名刺于海，默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有血气的决不和仇人为友。”她一度寓居上海威海卫路同孚路之间，和陆宗舆、庞竹卿寓为邻，其时尚在民国十五年。新闻学硕士张继英女士学成归国，沪上新闻学会和文艺界假吕碧城寓所开谈话会，鄙人和翁国勋同去参加。吕寓陈设俱为欧式，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备极富丽，并雇大小印捕各一，以司门禁，小印捕面目神气，好像陆澹盦，我们见了他，为之失笑。她喜欢畜狗，客至狗摇尾以迎，甚为可爱。曩时，她畜一燕产小犬

* 郑逸梅（1895—1992年），江苏苏州人，作家、文史学家。

杏儿，金毛被体，乖巧玲珑。她离沪时，把小犬杏儿赠给友人尺五楼主。她和尺五楼主通讯，必询及杏儿，后来知道杏儿因病物化，埋葬荒郊，怅惘累日，赋诗一首，用以悼惜。诗云：“依依常傍画裾旁，灯影衣香忆小窗。愁绝江南旧词客，一犁花雨葬仙庞。”她爱狗成癖，于此可见一斑。某次，某小报借狗来侮辱她，她不觉大怒，竟致兴讼。晚年她忽潜心禅悦，提倡戒杀，曾谋倡中国保护动物会，和鄙人意旨不约而同。其缘起略谓：“成汤之开猪网，宣尼之远庖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大夫无故不杀羊等，皆示限制而戒恣杀，但无贯澈之主张，益未根本明了杀生之有违道义也。迨佛教东渐，戒杀之说，始崭然成立，惟以其发源于宗教，儒者弗取，遂致正义淹没，间有本乎良知，附和其说者，反遭鄙视，笑为迷信，斥为佞佛，而不知佛教一切人我众生平等，愿力之宏，道义之广，犹儒家之止于至善，有过之而无不及，实互相印证，亦何可鄙之有？予不求因果之报，不修净土之宗，惟以佛教集戒杀之大成，阐文明之真义，心实服膺，故予综览群言，首宗其说焉。”慧心仁术，在女界中真是不可多得哩！

《郑逸梅选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女词人吕碧城与我

苏雪林*

现住怡保市的朱昌云先生，是我一年前在通信里缔交的一位文友，他好读书，擅写作，曾以其大著数种惠赠。我来星洲后，他又寄来一本《晓珠词选》，这本集子是我乡先辈作家吕碧城女士的遗著，而经昌云先生的朋友程万鹏的注评，程君在扉页上签了名托朱君转给我的，是一本罕见的珍籍。

碧城女士家学渊深，才华艳发，清末民初，声华藉甚。我无缘识荆，但她的大姊惠如女士倒见过一面。她于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间在南京任第一女子中学的校长，办学以严厉著称，学生毕业出校在社会上担任各种职务，衣饰行动，尚受校长干涉。一九一八年间，我已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任教母校，有一次率领学生到南京参观，与几位同事去拜谒这位有名的教育家，

* 苏雪林（1897—1999年），安徽太平人，著名文学家。另见本书第53页。

请教一些治学做人之道。吕校长对我们发表许多意见，完全是一种训导式。她知道她学校有个毕业生在我母校教音乐体育，竟毫不客气地对我们说：“你们是我学生的学生，那么，我便是你们的‘太老师’了，太老师说的话都是一辈子的经验之谈，不会骗你们，你们应该遵守。”我们那时虽算当了师长，究竟还是几个“黄毛丫头”，平日震于吕惠如校长的威名，早已心存畏惮，现在当然只有唯唯称是，按照“徒孙”的辈分，向她恭敬行礼而别。

后来我在报纸上时常读到吕碧城女士的诗词，我那时也学着胡诌一些旧式诗歌，可是若和碧城相比，便成了山歌村谣了。有人劝我和碧城女士通信，请她收我于门下，有空指点，也许可以渐跻于大雅之堂。我想起她令姊吕校长的威棱，未敢尝试。因为在她作品里，我觉得这位女词人性情高傲，目无余子，哪里会瞧得起后生小辈像我这样的人？写了信去，她不理，岂非自讨没趣？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我的第一部著作《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半年或一年以后吧，碧城女士自欧洲某处写了一封信，给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索阅此书。小峰把那封信转给我，意欲我自己寄书给她。我想碧城女士那封信并非是写给我的，何苦去献那种殷勤？最大原因，则因吕氏“碧城”二字之名取自李义山《碧城》三律，“碧城”“紫府”虽属神仙之居，但自从我在义山诗集里发现唐代女道士不守清规，惯与外间男子恋爱的事迹，便主张《碧城》这三首七律，是义山记述他恋人宋霞阳所居寺观，及寺观中一切的诗。如此，则清高严洁、迥出尘外的仙居，一变成为那些不端男女们密约幽期、藏垢纳污之所，对于吕氏那个美丽的名字，唐突未免太大了，所以更没胆量把那本小书献给她。小峰是否寄了，我不知道，但我想他一定没有寄。

因为不敢寄书，又一度失去与这位女词人通信的机会，引为终身之憾，至今尚懊悔不已。

碧城女士不但才调高绝，容貌亦极秀丽，樊樊山赠她的诗所谓“天然眉目含英气，到处湖山养性灵”。又说“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是剑仙”。又赠她的词“冰雪聪明芙蓉色，不栉明经进士，算兼有韦经曹史”。都批评得极其确切。我记得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此像曾供养多年，抗战发生，入蜀始失，可见我对这位女词人如何钦慕了。

原载新加坡《恒光月刊》，一九六四年。

陈衡哲



陈衡哲（1890—1976年）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在江苏武进。幼年在亲友辅导下读书。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年由清华学校选送公费留美，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大、川大、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政协委员。她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早年在留美期间即开始用白话作诗和小说。1928年4月新月书店出版她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内收短篇小说十篇，胡适为之作序。另有《陈衡哲散文》（上下卷）行世。

莎菲《小雨点》序

胡适*

莎菲的小说集快出版了，她写信来说，她很希望我也写几句话作一篇小序。我很高兴写这篇小序，因为这几篇小说差不多都和我有点关系，并且都是很愉快的关系。十篇之中，大部分都是最先在我编辑的杂志上发表的，如《一日》等篇见于《留美学生季报》，《小雨点》见于《新青年》，《孟哥哥》等篇见于《努力周报》。《洛绮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一支扣针》，我似乎不曾得读原稿；但我认得这故事的主人，去年我在美洲还去拜望她，在她家里谈了半天。

我和莎菲、叔永，人家都知道是《尝试集》里所谓“我们三个朋友”。我们的认识完全起于文字的因缘。叔永在他的序里已提及当时的一件最有趣的故事了。（但叔永说，“我不晓得适之当时是

* 胡适（1891—1962年），安徽徽州人，著名学者、诗人。

否已经晓得莎菲此作，而故意做一种迷离恹恹的说话”。这句话是冤枉的。因为当时我确不曾有先读此诗的好福气，但因为叔永寄来要我猜是不是他做的，引起了我的疑心，故一猜便猜中了。）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却没有见过她，直到临走之前，我同叔永到藩萨大学去看她，才见了一面。但我们当初几个朋友通信的乐趣真是无穷。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面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的。

当时我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曾有信去请莎菲作文，她回信说：

“我诗君文两无敌”（此句是我送叔永的诗），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

我答她的信上有一句话说：

细读来书，颇有酸味。

她回信说：

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异盛也，一笑。

我答她一首打油诗道：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人入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

我记此一事，略表示当日几个朋友之间的乐事。

当时我们虽然不免偶然说点天真烂漫的玩笑，但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那时候，叔永、梅觐庄、朱经农都和我辩论文学革命的问题；觐庄是根本反对我的，叔永与经农也都不赞成我的主张。我在美国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处于孤立的地位。故我在民国五年八月四日有答叔永书云：

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幸而有成，则劈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又八月二十三日，我作“蝴蝶”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在《尝试集》初版里题作“朋友”，写的是我当时自己感觉

的寂寞。诗中并不指谁，也不是表示我对于朋友的失望，只表示我在孤寂之中盼望得一个半个同行的伴侣。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方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一个最早的同志。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日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所以我很高兴地写这篇小序，给读者知道这几篇小说是作者这十二年中援助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努力。

民国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录自《胡适文存三集》第八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〇年版，原题《〈小雨点〉序》。